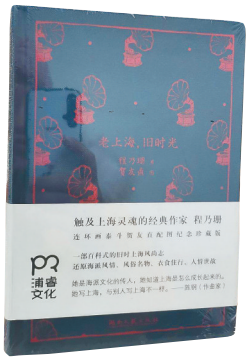


流金岁月 明斋
关于“饭碗”的记忆



《老上海，旧时光》。

作家程乃珊在《老上海，旧时光》一书中说，老上海的海关、银行和邮政局，因为循沿西方经营之道，且多为洋人所经营，所以福利待遇比一般华资企业、民族本土企业都要高，故而上海人俗称海关为金饭碗，银行为银饭碗，邮局为铁饭碗。又说，那时的上海白领先生若捧上这样的饭碗，真的是一世衣食无忧了。可见“民以食为天”，自然是颠扑不破的道理。至今家乡还有这样的习俗：老派人家若有女儿出嫁时，娘家陪送的嫁妆中，除了豪华家具和高档电器之外，总也少不了几只颇具特色的饭碗。探寻其中的含义，不仅是在暗示男方，娘家是有实力的，婚后没有必要靠男人来养活，同时还有祝福一对新人将来生活美满、家道殷实的意蕴在。

遥记四十年前，我就读中学的时候，农村人称呼城里人是“吃商品粮的”，称呼国家公职人员仍然为“端铁饭碗的”。当时，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，为了能够从积贫积弱的乡村中走出来，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，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刻苦学习，参加高考，金榜题名，身跃龙门，大学毕业，国家分配，从此就端上了“铁饭碗”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那些农村孩子所经历的酸辛与苦难，当今的年轻人再有丰富的想象力恐怕都难以模拟得出。难怪许多中学生在阅读路遥的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中描述孙少平求学求职的经历以及刘震云短篇小说《塔铺》中农家少女李爱莲的不幸遭遇的时候，总是流露出狐疑的眼神，他们怎么也理解不了那个时代的青年所经历过的路途的坎坷、肩负的沉重和心理的折磨。

和诸多的同龄人相比，我到底还是一位幸运者。在1979年暑气尚未完全褪尽的某个清晨，我终于怀揣着父辈的嘱托和恩师的叮咛，跨进了中州一所学府的油漆斑驳的大门。但是，我的许多同学却被残酷地拒之于门外了，终生无缘亲炙年高德劭的学术大师们的辉泽。记得同班中有一位名叫萍儿的女生，中等身姿，面容白皙，酒窝浅浅，言谈间仿佛随时都在微笑，说起话来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尤其迷人。因为在班上我们都属于年龄最小的一群，且都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团，所以见面和交谈的机会就比一般同学会多一些。她的作文总是获得老师的赞扬和点评，而每当此时，她的眼睛里也总是含着烟含着雾，仿佛春天里的平湖，汪汪成了一片深潭，特别的美丽。但是，天意难测，命运弄人，高中毕业那年她参加高考，因几分之差，与大学失之交臂；次年再度插班复习，仍然不幸遭到淘汰；然后重整旗鼓，披挂上阵，结果还是名落孙山；面对家人的不解和亲友们善意的劝慰，她横下心来，决定从高一等级读起，但是，纵使她磨穿铁砚，嚼透黄连，最终也没能感动上苍。

后来，某年春节前的一个晚间，同学们数人相约餐叙，年长者已经结婚生子，有了家室，我也参加工作到了第三个年头，席间觥筹交错，煞是热闹，只有萍儿默默地坐在一旁，神情黯然，若有所思。我端起酒杯走

过去：“知道你从来都不喝酒，今天能喝一杯吗？”萍儿站起身来，仰脸看着我，凄然一笑，斟满了一杯白酒，一饮而尽，惊得我一时不知所措，许久才回过神来，询问道：“那么，以后有什么打算呢？”萍儿垂下眼帘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看来这辈子真的和那只饭碗无缘了。也只有寻个人家，把自己嫁了算了。”闻听，我是咬紧了牙关才没让泪水溢出眼眶。弹指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们也都已到了奔六之龄，许多往事已如山间烟岚一样随风飘逝了，唯有萍儿低头蹙眉的样子，从来不曾从心田里湮灭，每一念及，都不禁一阵悸痛，仿佛胸臆间如同电流通过一般，能听得见滋滋的声响。

晚间闲暇，读书消遣。看到程乃珊女士关于“饭碗”的议论，不禁漾起了心底的微澜。只有经过，方能懂得；唯恐失去，更知珍惜。这么多年来，之所以能够沉潜心志，勤奋工作，朴实做人，甘心奉献，就是想把这不易到手的“饭碗”端稳端牢。■

文化评弹 马良
“岛”蕴海南文学

儋州作家李焕才发表在《中国作家》2019年第7期上的长篇小说《岛》于今年获得了海南文学双年奖，是近期值得关注的一部海南题材作品，李焕才也是值得好好研究的一个作家。近日，省作协在儋州举办了李焕才作品研讨会，50多位来自省内外的作家、评论家与会。

此前，他的长篇小说《青龙湾》也曾广受好评，《岛》于今年再获大奖，可见李焕才的实力。这两部长篇小说其实也是有关联的，它们写的都是海南儋州海岸边渔村渔港的生活。《青龙湾》由抗战胜利开始，《岛》则是写的当代，并通过小说中的人物酒爷和宋先生，回溯到更久远的过去。

李焕才渔民出身，有丰富的生活积累（他还下海作业过），也很会讲故事，几乎能成为“海南渔家生活代言人”。在海南渔家生活图景描绘上，无论是自然风景、气候生态，还是生产、生活、社会形态、信仰体系等，李焕才都是首屈一指的，纪实和文学价值都非常高。

李焕才笔下的珍珠岛曾经有过一段“人神和谐”的桃花源的状态，“心平气和亲亲亲和和敬相爱，这个小岛呈现出一派安然和谐的景象”，但此后随着竞争加剧、人欲横流、异质文化入侵以及商业资本的介入，“桃花源”消失了，珍珠岛也终于毁灭。我们可以看到以刘天一、酒爷所代表的简单、平静、充实、富有信仰的渔村生活，但是，仅一海之隔的水角镇的生活形态就更加复杂，它也对珍珠岛有着巨大的吸引力，紧接着，水菊进城开眼界，林日旺电鱼毁生态，刘大茂等渔民造大机船“斗海”，李卓仁镇上开诊所串联起不法官员、商人，珍珠岛渔民与海角镇、外地渔民甚至外国渔民的械斗不断升级，吴总以至董事长等越来越高大上的开发商的侵入，珍珠岛也不复桃花源的状态，而变得躁动、紊乱、衰败。但无论是大机船队“战天斗地，抢劫大海”，还是海水养殖、海滩捕捞变尽各种戏法，都架不住资源枯竭、环境恶化；此后，珍珠岛上建起海上娱乐城醉生梦死；最后则成了不良开发商吞噬的对象，而珍珠岛人也由朴实的渔民变成了安置房里的无所事事者，靠拉摩的、捡破烂等为生……小说通过这些描写，同时彰显了“自给自足”经济时代的那份踏实、平静、温暖。至此，我也理解了海南很多作家都有“怀乡浪漫主义”情结的原因。

《岛》的人物架构颇见功力，将渔村乃至乡镇社会的代表人物一一铺叙出来，像刘天一、酒爷、刘大茂、林大依、巫婆三娘、林日旺、水菊、月花、李卓仁、吴总、苏书记、董事长等群像的勾勒，见出作者丰厚的生活阅历和社会洞察力。小说充满民

间写作的原生态、率真、鲜活，以李焕才对渔村历史进程的了解，他有能力更加从容地讲出渔村这几十年变迁的复杂况味。当然这是更高的要求，《岛》还是给了我们很好的阅读体验。

再展开来谈谈海南当代文学，此前我较多关注过林森的乡镇小说；至于海南历史文化题材，必须提及儋州的李盛华，他从伏波将军、冼太夫人、苏东坡、苏过，一直写到白玉蟾，算是对与儋州乃至海南有关的历史文化名人做了一次文学的检阅。成就如何，自有人评判，但首先要肯定儋州有李盛华、李焕才这么两位有抱负、有情怀的长篇小说作家，各自写出了有关儋州历史文化与渔村、海洋文化够分量、大部头的作品，这本身在海南文学中都是“现象级”的。同时，也期待海南的作家更加关注海洋文化题材，关注现实都市题材等的开拓。可以讲，这座岛屿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富矿价值正在日益凸显，海岛写作的可能性无比宽广。■

琼州风物 王穆
鱼鳞洲落霞



东方鱼鳞洲。

“日落西海霞满天，余晖唱晚岸停舟”美丽的夕阳，尽绽光芒，为海南省东方市的鱼鳞洲披上蝉翼般的光彩。远远望去，海面上浪花追逐、浮光跃金。又过一会，红彤彤的夕阳，渐渐靠近了海面，红了碧波万里无垠的大海，好一幅美丽的夕阳落山图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鱼鳞洲，位于海南东方市八所镇西南海滩一角的一个小山头，海拔约300米，一面连着陆地，三面环海。小山顶上建起了航标灯塔、观海亭和瞭望塔。由于这座小山头上的岩石长得像鱼鳞一样重重叠叠，景观秀丽而奇特，太阳光照射后，岩石灿灿生辉酷似鱼鳞，因此，它便得名“鱼鳞洲”。《琼州府志》卷十八记载：“突起一峰高30丈，石祠高下重叠如鱼鳞，故而得名。”

据史料记载，清康熙四十年，鱼鳞洲就被列为海南风景名胜之一。古人游览鱼鳞洲有诗云：“鱼鳞洲耸接云天，策杖登临别有天。怪石回环看不厌，奇峰重叠翠相连……”

这里和别处细软的海滩不同，鱼鳞洲的海滩布满珊瑚碎小石子和表面光滑的鹅卵石，光着脚丫走在沙滩上面有种按摩脚板的感觉。

岸边匍匐着一片礁石，红褐色的礁石在夕阳的照耀下绚丽夺目，经过海水长年的侵蚀和自然的风化，或凹陷或凸起，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，蕴含一股久远而深刻的美。浪涛拍打礁石上，溅起一朵朵雪白的浪花。

大家都向往着海枯石烂的爱情，一对对情侣慕名而来拍摄婚纱照，大海、夕阳、礁石、婚纱……画面浪漫而唯美，大海和礁石见证恋人们幸福美满，也寓意着海枯石烂的爱情。

在鱼鳞洲顶上有一座高12.58米的灯塔，这座始建于1957年的灯塔是鱼鳞洲的标志，也是东方市的标志，是北部湾重要的航标。以前，有海军部队在此驻守，所以当地老百姓还称鱼鳞洲为“海军山”。

每当夜幕降临，鱼鳞洲的灯塔默默地射出光芒守望着茫茫大海，为黑暗中的船只引航指路。在海南绕海的一系列灯塔中，鱼鳞洲灯塔具有代表性。2006年5月21日，《海南航标》邮册公开发行，邮册以从东南西北绕海南一周分别介绍包括鱼鳞洲等在内的海南11个灯塔。

站在灯塔旁的瞭望塔，伴随着咸咸的海风吹来，朝南面望去，数十座银白色的风力发电机，巨型风车一座接着一座在蜿蜒的海岸线铺开，与大海相映成趣。

近年来，当地政府对鱼鳞洲风景区精心改装，进行景区亮化、绿化工程一期及山体一期修复工作，引进了拖伞、摩托艇、独木舟、水上飞龙等海上运动项目，提升景区服务质量和环境质量，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游览观光。

斜阳西坠、落霞满天，每天总有一些摄影师架起长枪短炮，守候最美落日。以夕阳为背景的鱼鳞洲剪影异常美丽，灯塔、风车等元素让鱼鳞洲在游客心中生出许多浪漫的情愫，身在景中如画中。■

书边人生 冯勇
书屋轶事

“浪卡”台风夜终于过去了。天已放晴，前两天，我去了趟我家附近的书屋。书屋就在海边。我在吧台点了一杯最爱的兴隆咖啡，见一老妇人手里拿着一本书，正和书屋店员说话——原来，她是要买下这本书，并送给店里。我有些好奇，忍不住侧耳细听。老人说，她从成都来，就住在不远的小区，喜欢这间书屋。手中的这本书她已经读完了，书不错，但她的习惯是不会重读，所以她要把书买下来，赠予书屋，可以跟其他读者分享。

我不由对眼前的这位老人肃然起敬。瞥了一眼，书的名字叫《旅行的艺术》。我忍不住跟店员建议“请老人在扉页上留句话，签个名吧”。我心里以为这是一个善举，希望这本书将来在书屋流转，当下一位读者手捧这本书，看到这段文字和签名时，或许会在一刹那，心里能涌现一丝温暖和感动。老人仍和店员闲聊着，我不便再打扰。于是，取了自己的咖啡，在书屋外寻了一把椅子，面朝大海，看自己的书去了。

风和日丽。天空依旧是我喜欢的蓝天、白云，伴着清凉宜人的海风。因和店长约了谈点事，上午我又去了那间书屋。进了书屋，见到店员，我忽然想起那天那位热心的老太太，于是向店员提及。店员表情略显尴尬，告诉我，老人在书上写了一句话，签了名字和日期。老人站着跟他絮絮叨叨聊了很久，告诉小伙说自己非常喜欢读书，但年龄大了，经常容易忘事。聊了很多家常，那天老人看上去特开心。时间临近中午，当听到书屋附近还有一家书画艺术馆，可能是担心中午书画艺术馆要关门，老人就急匆匆地赶过去了。

结果是：这本书的钱，未付。我让店员把书递给我，翻了翻，《旅行的艺术》，是英国作家阿兰·德波顿的作品。英国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评论“这部书就像一场完美的旅程，教我们如何好奇、思考和观察，让我们重新对生命充满热情”。这本书，我恰好没读过。书的扉页空白处，有一行工整娟秀的钢笔字：“书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”这是那位老太太写的，字里行间，看得出，写这句话的人，当时一定经过了一番思索，也一定很认真。我笑着告诉店员，这本签了名的书我买，便把款付了。“书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”这位书友我恰好碰到，就将“她”领回家吧。■